

MING REN
WEN XUE
ZHUAN JI

名人文学传记

天才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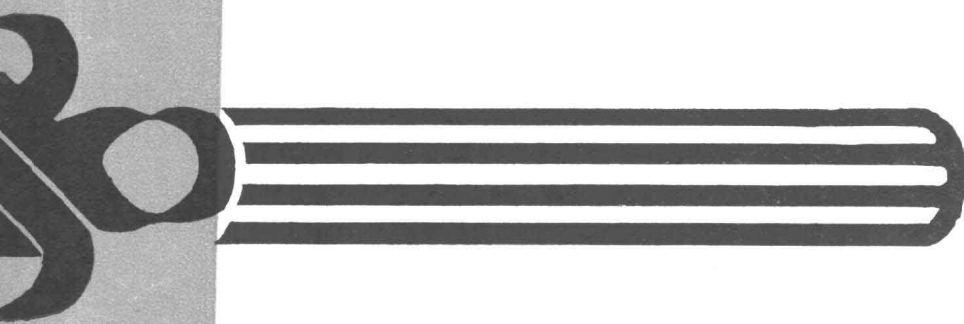
TIAN CAI CHEN QU

弗·卡尼维茨 著
张铁钢 译
王宪举 校
陈新华 校

安徽文艺出版社

09809

L512.4
92



尼维茨 著
钢 译
举 校
华

天才晨曲

安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宋守中

天 才 展 曲

〔苏〕卡尼维茨 著

张铁钢 王宪举译 陈新华校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0 插页：2 字数：440,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00

统一书号：10378·61 定价：2.8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描写革命导师列宁早期进行革命活动的长篇小说。

作品以真实丰富的事实为基础，深刻地反映了列宁在大学毕业后，毅然放弃安适的工作，只身来到沙皇统治中心彼得堡，为推翻沙皇在俄国的统治、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教育和发动广大劳动群众，所进行的卓越的斗争，并充分地描绘了列宁在理论创造上的才华和惊人的组织能力。

作品还细腻地描写了列宁与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初恋生活。

书中描写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热忱，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对于决心献身祖国四化建设的中国青年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卡尼维茨是苏联著名的列宁题材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乌里扬诺夫一家》获谢甫琴科国家奖。

译者前言

这厚厚的一本书说的是什么呢？这既是一部文艺小说，又是一部政治教科书；既是历史的记录，又是对革命之情的抒发。它真实朴素地叙述了青年时代的列宁在开创革命事业道路上最初的脚步。

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俄罗斯大地上生机萧索，民生凋蔽，万马齐喑，乌云密布。昏庸无能的沙皇，为了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宝座，对人民的反抗行动予以残酷的镇压，把整个俄国变成一座大监狱。为了从思想上钳制广大群众，反动当局严格控制舆论，各种有新鲜思想的读物被取缔，密探特务布满全国，所谓思想“异端”分子受到严密监视，或被监禁、流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知识分子不问国事，只梦想个人的美好前程；另一些人则以人民同情者的面目出现，实际上维护沙皇的反动统治，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起了统治者帮凶的作用；还有一些人对革命采取旁观的态度，空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俄国不具备革命条件，革命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会成功。当然，更多的人则对现实不满，希望有所改变，但找不到正确的道路。那么，出路何在？

这时，一位年青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就是弗拉基米

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即伟大的列宁。

一八九二年，乌里扬诺夫以同等学力获得大学毕业证书。作为法学系的高材生，他不希冀高官厚禄，不追求个人的安逸和舒适，唯独使他操心的是如何使人民摆脱贫穷和疾苦。面对沙皇统治的严酷现实，他只身来到当时俄国的京城——彼得堡，在工人、学生中间寻找志同道合者，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主义。除了躲避沙皇爪牙的追捕，揭露混在革命内部的敌人外，还要耐心地启发和教育广大劳动群众。

小说充分地、细致地描绘了年青的乌里扬诺夫所进行理论创造的作风和才华，以及他的日常生活。在艺术手法上，作品有以下三个特点：1、高度的真实性。对于反映革命领袖活动的作品来说，尊重历史事实是第一位的。书中的人物都是用真名实姓，当然，具体的对话和细节作了虚构，但是，是符合人物身份、性格和具体环境的；即便是对反面的人物，如沙皇及其大臣、随从等，也是根据历史材料，加以如实的描写，使人读后对沙皇腐败统治的憎恶之感油然而生；2、故事发生的时间先后不过半年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情节变化不大，作家着眼于精雕细刻，许多细节的描述都说明了作家的匠心；3、由于作者注重政治题材的开拓，作品引用了列宁原著中一些话。在一八九三——一八九四年的俄国，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多，而民粹派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间有巨大影响，所以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摆在乌里扬诺夫面前。他的理论著作集中反映了他思想的光辉，而且列宁的这些话是针对当时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而发的，跟社会生活直接有关，因而与作品整个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正是通过对写作活动的详细叙述，更有力地烘托出列宁的面貌。

小说以细腻的笔墨,真实地反映了列宁的初恋,特别是对克鲁普斯卡娅少女时期的心理描写,是颇具特色的。对于反映革命领袖爱情的作品来说,这部小说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在党号召我们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今天,乌里扬诺夫在大学毕业后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废寝忘食的工作、学习精神,这一切都具有现实意义,是值得我国青年学习的。

本书作者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卡尼维茨是苏联著名的列宁题材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乌里扬诺夫一家》获得谢甫琴科国家奖金,他的作品还有《大学生》、《男孩与大鸟》等。他参加过卫国战争,是乌克兰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

第一章

一八九三年八月，淫雨霏霏，天气很冷，下旬的气温从未超过九度。乌里扬诺夫一家，搬到莫斯科后，租了一套房子。屋内又冷又潮。然而，一生起炉子，又熏得人受不了，不知什么原故，烟不走烟道，却顺着门往外冒。房主说，八成是烟囱发潮堵了道。他答应打打烟囱，可是却一拖再拖。寒气逼人的秋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这样的鬼天气，显然谁都不想打扫烟囱。最糟糕的是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在轮船上着了凉（乌里扬诺夫一家从萨马拉到下新城走的是伏尔加河水路），高烧不退，卧床不起。由于她过去得过肺炎，所以大家自然很担心：这一次医生诊断，她患支气管炎，是不是会引起并发症。屋子里冻得要死，直到沃洛佳从下新城来了，迫使房主收拾好烟道之后，情况才见好转。炉火呼呼作响，房子不仅暖和了，甚至还变得宽敞了些。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的高烧很快就退了。尽管干咳起来还常常憋得喘不过气来，可是不管大家怎么劝，她还是下了床，在厨房里忙碌起来。

“又会感冒的，”安尼娅一面温和地埋怨，一面帮助母亲做着饭，“去躺着吧，我一个人忙得过来。”

“安尼娅，咱们再煎点儿土豆片吧，好配肉饼，”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女儿商量着，假装没听见她的埋怨，“还要快一点弄，米佳马上就要从学校回来了。”

中饭按时做好了。可米佳一直没回来，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又把饭菜热了两次。“是不是他转医学系的倒霉事又出了什么问题？”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不安地暗自思忖。

米佳入莫斯科大学一事遇到了许多困难。直到昨天，也就是八月二十八日，这些困难才算过去。早在七月上半月，他就递交了申请书，要求上医学系。可是，他却被分到自然系，推说医学系没有空额。米佳从小就想当一名医生，现在他真不知道如何是好，自然系他不想去，可白费一年时间，他又感到很可惜。一个偶然的机会帮了忙，有一个叫尼古拉·波克罗夫斯基的学生，进了医学系后，突然又改变主意，转到法律系去了。米佳立刻申请填补空位。可是不知为什么，校长固执己见，拒不同意。沃洛佳给弟弟出主意，叫 he 去找督学，不打申请报告，直接找他本人，把一切都告诉他。米佳就这样做了。幸亏督学和校长不和，于是根本不征求校长的意见，便命令把大学生德米特里·乌里扬诺夫从自然系转到医学系。这件大事是昨天发生的，米佳今天一早就跑到学校去，想打听一下医学系一年级学生什么时候开课。高年级学生分散到全国各地抗霍乱去了，要到九月底才返回母校。今年，尽管夏季凉爽，可霍乱几乎遍及俄国所有省份。报纸报道，八月二十九日莫斯科霍乱患者达一百一十九人，痊愈的寥寥无几。

“该怎么办呢？”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心里在想，
“吃饭的时间早就过去了。可是米佳不回来，谁都不想就餐。要知道，这也许是最后一顿团圆饭了，明天沃洛佳就不在了，要去彼得堡。不象当年考大学那样，去个把星期或个把月，而是一去就不回来了。”

“一去就不回来了，”她不禁想得出了声，忧郁地叹了口气。

她走近水汽蒙蒙的玻璃窗前，用掌边拭了拭。也许米佳已经来到大门口了？可是，在印着一道道积满雨水的深深车辙的道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窗边寒气袭人，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怕再次着凉，就折回壁炉跟前，拿起书，却又看不下去。米佳迟迟不归使她担心，这又在她的心里唤起惶惶不安的感觉。自从沃洛佳说他不留在莫斯科，而去彼得堡的那天起，她心里就不安宁了。为什么那地方会这样强烈地吸引他呢？就在莫斯科这里，他也是可以找到助理律师这样一个差事的。她脑海里浮现出她在彼得堡度过的那些可怕的日子，那时萨沙被绞死，奥利娅病故，是啊，当初他俩，无论是萨沙还是奥利娅，都那么拼命地要到彼得堡去，就跟沃洛佳今天一样。难道说在那里等待她这个儿子——她的欢乐，她的骄傲和她的希望——也是坟墓么？想想都可怕！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把锅放在烤炉上，然后去找安娜，想跟她聊聊，排遣一下不安的思绪。沃洛佳在他自己房间里用功，房门半开着，她看见了儿子伏在写字台上面的脑袋。沃洛佳正在奋笔疾书，带有点恼怒的神情。他脑子里所产生的思想有如闪电般迅速，连笔都跟不上。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干得不仅快，而且象暴风雨般的猛烈。可是，如果他这样滥

用他的精力，他的精力能维持长久吗？况且又吃不好。这还是在家里，有她给他做饭，有她照顾他，到了彼得堡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在那儿，他身体非垮了不可，因为他总是这样紧张地工作，连吃饭都会忘记的。或许她也应当去那里？可是米佳和玛尼亚莎她又托付给谁呢？这些考虑，在她脑子里已不止一次地来回兜圈子，现在又转回来了。

沃洛佳不知是感觉到了母亲盯在自己身上那不安的目光，还是听到了她脚下地板的吱吱声，忽地把头转向门口，猛然跳起，快速走到她跟前，问道：

“你找我？”

“不，找安尼娅。”

沃洛佳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惊讶地扬起淡褐色的眉毛：

“呀，我让你们大家挨饿了！妈妈，请原谅，我放下笔，这就去吃饭。”

“你放心，不是你，而是米佳耽误了时间。”

“难道他还没回来？”

“没有。我都有点着急了，别是又出了什么事。”

“我是不是去找找他？”

“你们要是在路上错过呢？我们再等一会吧。”

“那我就再干一会儿。剩下的不多了。”

“沃洛佳，你可是一早就坐在那里了，”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轻轻责备地说，“是不是该休息了？”

“饭后我休息，”沃洛佳答应道，他看到母亲不信任地在笑，又说：“连书也不看了。”他那栗色的明亮眼睛显出调皮的神情。

“那你为什么在枕头底下塞了那么多书？”

“啊——啊——这些书我只是随便翻翻。也许看那么一页两页的，是为了睡得好一些，”沃洛佳把谈话往笑话上引，“这些作品一开头就让人打瞌睡。”

“因此你就通宵达旦地翻？”

“有这样的事！”沃洛佳坦白承认，“昨天夜里我确实好晚没熄灯。”

“那它是自己灭了？”

“妈妈，一切你都知道，一切你都看见，”沃洛佳亲热地说，“一切你都理解。我也理解你，但是，我生来就是这样的人。瞧，我这跟你说话，可脑子里思绪万千，我来不及把它们写下来。”

“干吧，干吧，”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被儿子的坦率感动了，说：“我会叫你的。”

她走开了，心里明白沃洛佳是不会首先挪动地方的。走了几步后，这时沃洛佳已经坐在桌旁又写起来了，她小心翼翼地把儿子房间的门关好。让他安安静静地写完他的东西吧。她向房后的过道走去，白天灯盏都放在那里，免得油烟味熏人。她给沃洛佳的灯添油，灌得满满的。可昨天她没亲自查看一下灯里是否还有油，半夜里灯就灭了。让他看书吧，离了书他是没法儿活的，因为对他来说，书似乎比粮食更需要。况且，在必要时他是会支配自己的时间的，能够严格地遵守自己定下的制度。他什么都会，她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她多次这样宽慰自己。但是，随着儿子行期迫近，她内心的痛苦日益加剧了。

安尼娅在翻译意大利作家德·亚米契斯一部优秀儿童小

说，玛尼亚莎在看她所喜爱的屠格涅夫的作品。姐妹俩一看到母亲，就放下手里的东西。性情活泼，欢眉笑眼的玛尼亚莎跑到母亲跟前，抱住她，在她面颊上亲了一下，连珠炮似地说了起来：

“米佳在哪儿？还要等他多久？沃洛佳还在写吗？我就到他那儿去！”

“玛尼亚，别去打扰他，”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拉住女儿的手，“他说了，这就完事。”

玛尼亚莎站住，眉头皱了起来：

“沃洛佳几乎一整天不出屋，明天他就要走了。真不愿意他扔下我们呀！”她绝望地喊了起来，她不知道自己的话正触及了母亲的痛处。“我再求求他，也许他会留下来的。”

“玛尼亚，别说傻话了，”安尼亚严厉地制止道，她发觉母亲痛苦地皱起了眉头，“沃洛佳应该走！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该这么做。他那时留在萨马拉只是因为奥利娅去世了，他若不在身边，妈妈会更加痛苦。懂了吗？”

“懂了，”玛尼亚莎耷拉下脑袋，“不过总是……我不能设想，没有他我们将怎样生活。”

大家都默默无言。突然，玛尼亚莎把脸贴在母亲的肩膀上，嘤嘤啜泣起来。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用颤抖的手抚摸着玛尼亚莎浓密的卷发，安慰她，尽管她自己也不住要哭。

“行啦，行啦。有朝一日你也要离开我们的。”

“永远不！”玛尼亚莎被母亲的预言激怒得把身子闪了一下，“听见了吗？永远不！”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情不自禁地笑了笑：

“我们所有的人在出嫁前都这样许诺。”

“我不嫁人！”玛尼亚莎坚决表示。刚刚十五岁的她，真诚地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你会使我非常伤心的。孩子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和沃洛佳分别使我难受，但是我也明白，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彼得堡那儿，他大概更易于实现自己想法。他会来看望我们的，我们也可以随时去看他，只要大家身体好就行。听，是米佳！”玛利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听到铃声，高兴起来，“快去，玛尼亚，开门去。”

“米佳，你怎么这么晚？”玛尼亚莎生气地拉起嗓门，“妈妈已经热过好几次饭了。”

“她很焦急了吧？”米佳看见妹妹哭过的眼睛，慌张地问道。

“可不！”玛尼亚莎气冲冲地看了哥哥一眼，却马上又可怜起他来，看他那副倒霉的样子。“好了，走吧，走吧。我们干吗在这站着呀？妈妈和安尼娅已经摆桌准备开饭了。”

“沃洛佳在家吗？”

“在写东西呢。我好几次走到他门口，他坐在那里，象个聋子一样，”玛尼亚莎低声埋怨，“明天他就一去不回了。”

“噢，丢失的人找到了！”从屋里传来了沃洛佳愉快的声音。“拉来，玛尼亚莎，把他拉到这儿来。我们要审问这个罪犯，作下记录，然后把他交给妈妈，让妈妈来定刑！你想想，大学的门坎儿还没跨呢，你就这样地自由散漫！竟迟到两小时零七分。作为辩护律师，我告诉你：你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你记得吗，你经常爱说：有罪，但据情可以从宽处

理，”米佳抑制住满心快活，说道，他看到，沃洛佳的戏谑腔调逗得刚才阴沉着脸迎接他的妈妈和安尼娅变得高兴了点，“我唯一能用以赎罪的是——吃两份春饼。”

“这并不难，”沃洛佳笑了起来，“何况，据我所见，今天并没有做饼。”

“快坐下吃饭吧，趁现在还没凉，”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招呼孩子们说。

“你到底给什么事耽搁了？”当大家都入坐后，沃洛佳询问道，“又把你转到自然系了？”

“没有，那儿一切都没问题！要不是我碰上一件惨事，那我就按时到家了。可是我却偶然地成了一起事故的目击者：一挂轿式的马车轧了一位眼力不好的老工人。马车夫本想不停车就走，多亏附近一位警察把车拦住了。在场的人愤怒地扑向马车，可马上又都不作声了，原来车上下来一位将军，那个警察也愣住了，垂手直立在那里。这时，我就和一个醉醺醺的画家自告奋勇去做旁证，警察替马车夫赶车，把将军大人拉到警察分局，在那里开始了那套磨磨蹭蹭的游戏。当时，我还以为要坐到明天早晨了。我不晓得，会不会传我们到法院去，因为根据种种情况可以看出，老工人的腿被轧坏了。后来，这个不幸的人被送进医院。他们居然还想判他有罪。好在他神志还清醒，要不然他们真会那么干。是啊，在我们的国家里，非但将军，就连他的车夫也不会成为罪犯的。对吗，律师。”米佳瞅了瞅哥哥。

“对！大夫。”沃洛佳皱起眉头来，“我们的警察局向来是把完全无权的人说成是罪犯！”他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学校里情况怎么样？”

“我了解了一下医学系的课程表。”

“你不会在解剖剧一开场就逃走吧？”

“不知道。”米佳坦率地承认。

“我一辈子都不会有胆量解剖尸体，”玛尼亚莎厌恶得甚至哆嗦了一下，“不，不！尽管我也知道，没有医生，人类就不可能生存。”

“玛尼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职，”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插进来说，“萨沙梦想成为科学家；假如奥丽娅的命运不是那样子，她也当上教师了……”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停止了说话，紧咬痉挛嘴唇。她把不由自主的软弱之情强压下之后，用更为喑哑的声音继续说道：“我非常高兴，米佳总算进了医学系。你们外公——很遗憾，只有安妮娅一个人记得他——经常说：我哪怕只救活一个人，没让他过早死去，那么就算我在世上没白活一场。”

“那么，沃洛佳，你明天就走？”米佳喝完汤，问道。

“一定！”

顿时一阵紧张的沉默，只听得汤匙碰击盘底的响声。米佳意识到（然而晚了！）不该触及这一使母亲非常难过的话题，他用叉子叉着肉饼，窘促地眨巴着眼睛。玛尼亚莎没喝完汤，就放下了匙子，双眉紧锁，快要哭出来了。安妮娅瞅了一眼米佳，眼睛露出恼怒的神情，把头低垂在空盘子上。在家里她最了解为什么沃洛佳就是应该去彼得堡，她支持他去。她这会儿不想再重复她那些为沃洛佳辩护的话，她很可怜母亲。她知道，母亲的心现在接受不了任何理由，那怕是最合情的话。沃洛佳也抑郁地沉默着。他感到自己有罪过（尽管无辜！），他的离去给母亲的心增加了那么多痛苦，而他自己内心又是

那么敬重她。但是，他应该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走这条路——艰难而又充满危险的路，他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贤明善良的妈妈会象当初理解萨沙那样来理解他的，萨沙在行刑前对她说过，他不能过另一种生活。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猜到了孩子们为什么沉默起来，因此她鼓起全部气力，好使自己的声音里尽可能少些悲伤的调子，首先开口说：

“来，我们快吃饭吧，然后帮助沃洛佳收拾上路的东西。”

“现在就收拾？！”米佳呛着了，好象咽下了一口热汤，
“沃洛佳！你坐哪次火车走？”

“最方便的大概是下午五点三十分开的那趟客车，”沃洛佳回答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二天上午十点来钟到达彼得堡。”

“噢，这么说，明天你几乎一整天还在家！”米佳高兴起来，这喜悦的心情传染给大家，大家都满意地露出笑容。“我还来得及为昨天的输棋进行报复。也许你没有时间吧？”

“我把一切都扔下跟你下棋。同你这样的大师下棋，是莫大的享受！”

“你嘲弄吧！”米佳温厚地摆了摆手，为哥哥同意和自己玩而感到高兴。“我一下子就把你将死！而且不用让棋！”

“你们瞧见了么？”沃洛佳用故作惊奇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刚刚当了一天医学系的大学生，就已经有了自以为是大夫派头！好，我们下。我就剩两段没写完，这就把它结束，至多不超过半小时。行吗？”

“完全同意！”米佳高兴地说，因为他知道，既然沃洛佳说了半小时，那肯定会是这样。